

漫步学村 品嘉庚

蔡怡琳

榕荫满地的九月,台湾表舅又回厦门。这次,他仍点名要去集美学村看嘉庚建筑。

表舅在台湾当大学教授,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。他说厦门吸引他的东西很多,红砖古厝、骑楼,但最摄他心魄的是嘉庚建筑。

第一站去的是集美大学航海学院,因为表舅的父亲,我姑丈生前就是集美航海学院的学生。表舅一直想探究他父亲心心念念的学村是怎样一个地方,嘉庚先生又是怎样一个人。

航海学院的“允恭楼群”,以“温良恭俭让”分别命名的五幢楼房,包括即温楼、明良楼、允恭楼、崇俭楼、克让楼。表舅走得很慢,边走边拍照。我知道,拴住他脚步的不仅是这几座国保建筑,还因为他在寻找父亲的影子。

那些已经成为学生宿舍的楼宇,曾经是教学楼,不是有个神采飞扬的少年夹着书本,从里边飞奔而出?九月的厦门,植物依旧生长得喧哗,高耸入云的大王椰和亭亭如盖的榕树在风里起舞。在红砖白墙的楼前,表舅却是如此安静。我轻轻说道:“这些建筑,都是嘉庚先生参与设计建造的。他还是举世皆知的教育家,还是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。”

表舅的脸上先是惊讶,随后请我展开具体说说。

我告诉他,楼名出自《论语·里仁》“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”的尚志楼,如同一位霸气王者坐北朝南,“一”字形架构,走廊及房间通风采光俱佳。而这样的楼,最初是为了让女子接受更好教育而专门设立的女子师范。

再说楼名源自《论语》“我道南矣”的道南楼,立面以传统的白红砖加入青石,远看像给楼添了细致的藤编装饰,极富闽南特色。而楼名取自虞舜时南风诗“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”的南薰楼,从下到上,由大变小的塔楼结构建筑,每隔几层,建筑的结构就发生变化。最耀眼的是主楼的顶端,中式八角亭飞檐翘脊屋面与西式抹灰穹顶组合“混搭”,独特又少见。

不知不觉走到延平楼,我请表舅到石阶高台上坐一坐。头顶是200多年的老榕树,眼前是大海和星星点点的渔舟,身后是赭红色的教学楼。下课铃响,一群群学子倚靠围栏聊天看书,红墙蓝窗映衬下,那样明媚,画一样的青春。

“妹妹(闽南对女孩的称呼),我同意你说的,嘉庚先生还是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。”表舅缓缓开口,“他胸中有丘壑,你看他的设计,充满前瞻性和国际视野。但最可贵的是他内心深沉的爱。他不仅建楼,还筑魂。你看,连为每一座楼命名,他都如此用心。而我们都是他的受益者。我相信他的受益者不仅在中国,还遍布全世界。”



龙舟池畔的南薰楼,系陈嘉庚先生亲自主持兴建,融合了中西建筑的特色和优点,乃集美学村标志性建筑之一。(通讯员 林志杰 摄)

嘉庚精神 引领我结缘集大

洪焯焯

小时候,我就经常听爸爸讲述在集美学村上学的故事。家住同安,爸爸每周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来回,带着菜脯或葱油配饭,省吃俭用,完成了学业。爸爸对集美学村深厚的感情,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经历,深深影响我、也激励我。

带着对嘉庚先生的景仰,我考入厦门大学。在南强校园,每每听到嘉庚先生的办学事迹,我常常潸然泪下。感动我的,不仅是嘉庚先生在海外创业拼搏的奋斗精神,更是他心系桑梓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。嘉庚先生艰辛创业、倾资办学,生活自律节俭,办学大气执着,创业诚信拼搏,投入慈善事业无私大爱,他的精神滋养了我、引领着我。

大学期间,我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活动,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爱传递,让慈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2009年,机缘巧合,我成为“凤凰花助飞成长营”实践队的第一届志愿者,与集美大学初次结缘。那一年,来自厦门各高校的志愿者们齐聚集大,在校园内培训交流学习生活,为翔安区农村儿童青少年服务开展做准备。熟悉的嘉庚建筑,热情的集大学子,亲和的集大老师,是镌刻在心中的集大记忆。未承想到,当年与集大的缘分就此种下。

2021年,我入职集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,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任教师,第一个任务就是带学生深入基层实践,开展服务,我成为“凤凰花助飞成长营”实践队的指导老师。实践队扎根革命老区三明宁化,为当地儿童青少年开展与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相结合的成长营。身份的转换,让我深感肩上的责任,我不再是当年知识的接收者,而是传道授业解惑者。作为老师,除了解答专业知识上的困惑,开展实践服务上的指导,还要身体力行,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同行者和指路人,这是传承也是使命。

正因为嘉庚先生心怀祖国、爱国兴学,推动华侨团结、争取民族解放,才有现在的集美学村,培养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为国效力,让嘉庚精神得以赓续,让教育理念得以传承。如今,我也站上集美大学的三尺讲台,成为集美学村的一名教育工作者。愿与百年学村嘉庚故里,看时代更迭,品精神延续。嘉庚精神,永远是指引我奋发前进、拼搏进取的一盏明灯。

以“诚毅”育人

洪佳桐

记得多年前,我站在夕阳下的龙舟池畔,听着年轻学子的演讲——

那是百年前,风尘仆仆的陈嘉庚先生来到这里的那个傍晚——那是百年前社会凋零、家国衰弱的中国。在混乱的社会背景下,陈嘉庚先生放弃了新加坡的优渥生活,抱着“为吾国放一异彩”的宏愿,毅然回国。没有校舍?那就借用陈氏宗祠作为校舍;战祸蔓延?呈上请愿书,倡议划集美学校为“永久和平学村”,为校内师生创造一个永久和平的“世外桃源”;需要老师?那便重金聘请黄炎培、叶渊等知名先生为学生授课。

那是毕业时,每个心怀壮志、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来到此地的那个傍晚——高大的千层树,晃眼的夕阳,湿润的海风,风里传来远方海鸥的叫声——我成了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。刚从教,我只是按部就班传授课本上的知识。但我发现学生们并不喜欢上我的课,我苦恼地向老教师请教。她不仅给予我教学方式上的指导,还带我去参观陈嘉庚故居。那个下午,我被陈嘉庚先生的“诚以待人,毅以处事”深深打动。从此,我以此为人格基石,严于律己,经常出入图书馆提升自我学识,向前辈请教教学经验。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太明显的成效,但慢慢地,学生也爱上了我的课堂,我也有了一些教书心得。

那是多年后,行走在人生旅途不同阶段的我们抬头看见的那个傍晚——如今的我已经在教师岗位上任教三年。这三年,我看着学生一点点长大,调解过学生之间的“小矛盾”,和学生围坐一起话过家常……教书育人,我坚持陈嘉庚先生“诚毅”精神的谆谆教导,真正明白“育人”所含的沉重意义。还记得开学班上伤心落泪的学生,她抬起头对我说:“老师,我以后也想做您这样的人。”那模样与多年前的我、与百年前的陈嘉庚先生好像有了一丝相通之处。陈嘉庚先生的精神一直引领着我,而在不知不觉间,我的行为又影响着新一代学子,我想,这就是“诚毅”精神代代传承的意义。

不再稚嫩的我戴上耳机,熟悉的音乐穿过漫长的时间。身份的转换让我也成了学村中的一名建设者,集美学村却还是那个循循善诱的“师长”。不论身处何地,集美学村中所遇见的人、所经历的事,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。

先贤引领 励志笃行有担当

我心中的集美学村

征文选登 3

投稿邮箱:csfk@xmrb.com
集美区宣传部
集美区宣传事务中心
集美区团委宣传部

赤子丹心向云端

李胜春

2022年12月23日凌晨,105岁的集大学子陈炳靖过世。至此,中国最后一位“飞虎”英雄消逝在尘世里。然而,他抗日爱国的英勇故事依然在世间流传不息。

集大航海学院多年来一直保留着陈炳靖入学时的学籍簿,照片上的英俊少年目光炯炯、意气风发。1933年,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录取18人,陈炳靖就是其中之一。在校期间,他刻苦学习,“诚毅”二字融入血脉。毕业时,优秀的陈炳靖成绩名列前茅。

1937年,淞沪会战爆发,当时陈炳靖正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商船上见习。如果不出意外,他将以为海为生。然而,战争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,包括陈炳靖。日军一次次的轰炸,满街都是无辜平民的尸首,有些甚至是刚放学的幼童,他们再也见不到父母和明天的太阳。这使陈炳靖决定弃海从军,去抗日、去救国。他和全国各地的三千热血青年一起报考中央航校,期待飞上天和日军一战到底。经过多轮筛选,陈炳靖脱颖而出,成为航校的一名学员。

当时战况极其惨烈,亟须新生力量加入,从三千青年筛选出的100名空军学员全部学飞战斗机。训练异常艰苦,高空旋转是日常训练项目,飞机上升到一定高度,关掉发动机,下坠时翻跟斗、急转弯,转得快一点,头就会剧痛。没有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,完全无法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员。毕业时,仅50人有资格飞战斗机。

1943年,赴美受训过的陈炳靖进入“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”,也就是我们熟知的“飞虎队”,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,与日

军正面交战。同年10月,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,为21架B-24轰炸机飞往越南海防轰炸日军军舰和补给站护航。在他后来的梦里,无数次回到战斗现场。那次激战,他遭遇了30多架日军战斗机围追堵截。重重包围里,他把生死置之度外,没有丝毫犹豫,俯冲、射击,左下方的一架敌机被他击落。然而,他也被敌机发射的子弹打中右肩。飞机下坠时,他加速一路向北。因为,北面是祖国。

跳伞后的陈炳靖靠着顽强意志和一点巧克力在丛林中走了6天,鲜血浸透了飞行夹克。在越法军发现并救了他,但迫于形势,将他引渡给日军。关押期间,陈炳靖在审讯中一次又一次铿锵有力地回答:“我是中国空军。”尽管有人告诉他,如果说自己是美国空军会得到优待,但他拒绝了。为此,他遭到了非人的待遇。日军为规避国际引渡公约,将他右肩的伤口切开,假借医治,实际弹片未取又缝合,也未上药,等待他的将是自然病亡。后来他被转至上海江湾美军集中营,由于条件有限,美军军医只为他取出了其中的一块弹片。长期未得到彻底医治,陈炳靖的右臂从此无法举高。

2017年,在一次集大校友会上,这位昔日可以驾驶战斗机的“飞虎队”英雄伸出左手和我握手,他遗憾地对我说:“右手抬不起来。”又很高兴地告诉我:“2015年我回过集美航院,我回‘家’了。”

陈炳靖深情地把集美学村这个滋养过他的地方称为“家”。历经九死一生的英雄,曾为集大人,一生中国魂!

和学村同频共振

浦岩

1998年,8岁的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,从此,我的梦里,多了一个叫故乡的地方——集美。2011年,高中毕业后,我毅然决然填报了坐落在集美学村的华侨大学华文学院,开启跨越1700公里的求学路。

在这座秉承“为侨服务,传播中华文化”为办学宗旨的华文学院,我如同饥饿之人扑在面包上,“贪婪”而又执着地“补”着我极度渴望的华夏文化。汉语口语课上,听着老师们流利地道的普通话,我的内心无比焦灼。然而,越是着急,越是结巴,我甚至连基本的短句都说不清楚。老师看出了我的窘迫,她放慢语速,肯定我的每一次细微进步:“不急,你可以的!”

从简单的“你好”“吃饭了吗”到熟练的日常聊天唠嗑,从简单的“我看见他”到情景交融的“泪眼婆娑中,我仿佛又看到了他那孱弱的身子”,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悄然融入我的血液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碧海蓝天成一色,心潮共鸣在集美。当咸咸的海风迎面吹来,火红的凤凰花生机盎然,我的朋友圈已被学村的优美景色占领。身在缅甸的小伙伴们迫不及待表示也想来学

村看。2012年,一支由30名缅甸华裔组成的研学团来到集美学村,身着红马甲,手持小红旗的我俨然一副“地主”模样。鳌园、集美大学、集美中学……白天,简约沉稳的蓝绿色墙体和石头、苔藓相得益彰;黑夜,白蓝蓝的灯光给静谧的学村增添了几许神秘……

研究生毕业后,我回到缅甸,就职于中国驻缅甸大使馆,为中缅友谊发展贡献绵薄之力。夜深人静时,校主的“诚毅”精神似乎在无声地召唤我,“荷国家仔肩”的文化传播使命是感召,更是动力。

再一次,我毅然辞去大使馆的优渥职位,转任华文教师,为缅甸华裔上中文课。迎接新生的第一节课,我会将精心剪辑的集美学村照片图集以视频的方式给孩子们展示:“这里是来自中国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,我的故乡……”

“闽海之滨,有我集美乡,山明兮水秀,胜地冠南疆。”当深沉深情的校歌传来,那一刻,我更深刻解读了自己。山海那边,有我魂牵梦萦的故土;山海这边,有我传唱音乐的舞台。朝着故乡的方向,我感慨万千:心潮共鸣,我们同频共振。

家住学村很惬意

李国良

身为一个“新厦门人”,我与亲朋好友寒暄时,常会被问起家住哪里。我担心说集美范围太大,具体位置又说不清,常以集美学村告之,往往都能收获“我知道那里”的回应,总能泛起一些幸福的涟漪。

令我惊讶的是,自从安家到集美学村后,回老家探亲与长辈们闲聊,发现有年轻时在厦门当兵,参加过海堤建设的;有跟着工程队来过集美,修缮过嘉庚建筑的;还有在集美学村求过学、游玩过的……共同话题不由地就多了起来。

让我欣慰的是,每次攀谈到类似话题时,一旁的孩子也时不时插上几句。读三年级的儿子说:“我的学校就在龙舟池旁边,今年成立110周年了。”才上幼儿园的女儿也会补充:“我们学校是嘉庚爷爷创办的,他办了很多学校。”

每次,我更是抓住时机,滔滔不绝介绍集美学村的历史渊源和现状。集美学村是被毛主席誉为“华侨旗帜、民族光辉”的陈嘉庚的

故乡,这里是个可以从幼儿园读到博士的“大学校”,“南薰楼”曾是福建省的地标建筑……

如今的集美学村,以“流光溢彩、朝气蓬勃”来形容,毫不夸张。这里人文底蕴丰厚,一栋栋留有时代印迹的嘉庚风貌建筑、一个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街区,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游览。这里充满青春气息,一批批青年学生慕名而来,成为令人骄傲的“嘉庚学子”,穿梭在集美学村的各个校区求知求学。这里风景优美,一树一木、一花一草皆是风景,网红打卡地“十里长堤”“石鼓路小吃街”更是让人流连忘返。这里交通便利,毗邻高崎机场、厦门北站,厦门大桥、集美大桥两条进出岛通道犹如巨龙横卧两端,地铁1号线更是直接从学村穿过。为此,集美学村总被我作为推介给来厦旅游友人的第一站。

当然,每次畅聊集美学村魅力,我都会再次告诉他们,我家就住在集美学村,欢迎大家到学村来做客,亲自领略和感受集美学村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。